

YIGE ZUOJIA DE DEXING

一个作家的德行

YIGE ZUOJIA DE DEXING

一个作家的德行

- 作 者 老 村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康笑宇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5352906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442-1357-9/I·257
定 价 18.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作家费飞，年届 70，一生虽没写成本像样的书，但在解放初期的西安市里，名气却如雷贯耳。原因之一是他有一副颇能迷惑人的作家风度和派头，加上高喉咙亮嗓门，能说会道，走到哪里，哪里便一片掌声。之后不久，他写的一篇《骏马飞驰》的短文，登载在那时的《人民日报》上，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来学习他这篇文章，做一匹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奋力飞驰的骏马。又过不久，文章被选在农民夜校的读本里。费飞一时名闻全国，被捧成著名作家，疯癫了好些日子。单位同志们依据他发表那篇文章的意思，和他耽于寻花问柳的习性儿，给他取了一个“种马”的绰号。费飞好脾气，对此并不反感。他以为，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让他从无名鼠辈的牲口圈里跑出来，即便是马，他也该是一匹名马。

这些年他老了，没人再注意他。“种马”的绰号跟着也被人们淡忘。不过我倒是记住了。我跟随费飞多年，联系费飞本性深处的方面，觉得这绰号取得实在巧妙。也只有将他和马联系一起比较，似乎才能理解费飞生活里的许多行为。

每天的下午，费飞拄着拐杖，像匹老瘸马，艰难地从楼

房的六层下到一层来，到我的住室，看我一次，和我聊会儿，快到晚饭时间，他再气喘吁吁，一步一瘸地爬上去。顺便说一下，因为六层楼的楼顶上有温室花园，资格老的作家同志，都愿住高处。

他常找我的原因，是他和楼里别的作家不怎么谈得拢。对后起的作家，又有些不满。不过对我竟例外。他和我也争执一些问题，两人也有不欢而散的时候，但由于关系深远的缘故，总算没闹到翻脸的程度。他对现实的评价，常没固定的标准，有时竟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近来挂在嘴上的，又是“保持平常心”，“甘于寂寞”，“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之类的时髦语。论说我和费飞交往也几十年了，常听到他的，也就是这些在社会上随风流转的格言。但我深知，他这个人貌似聪明，其实糊涂。

费飞成为我恩师的原因，说来竟是一个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20年前。那年我16岁。他下到我所在的陕西渭北的一个名叫锅山镇的小山镇里来体验生活，住在我家隔壁。在此之前锅山镇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以说在我刚学会爬的年纪，他已经是锅山镇的常客了。所以甭看我生在锅山长在锅山，但对锅山熟悉的程度，未必如他。他断断续续到锅山来过二十几个年头。在乡人的感觉里，他像是季节性动物，每到雨季的时候，他便来了；过了雨季，他又走了。他出现的时候，像大公马一样，昂扬着严肃的头颅，踌躇满志左顾右盼，四肢轻巧地运动着，无论在街面或在田野里，他都是掂起脚，轻飘飘地走路，像怕踩了什么昆虫。遇见熟人，偶尔也凑上去，闲聊上几句。这情形一直延续了

多年。到 80 年代初期，费飞人老了，跑不动了，这才不怎么来了。

我说的是那个夏天。一天下午，我刚从河边割了一筐青草回来，坐在饭馆门前的台阶上歇息。他当时也在镇子东街饭馆的凉棚下面，多喝了几杯酒，或者嗅到了什么特别的气息，情绪异常的高昂。他摇晃着戴茶镜的大脸盘，对并不知道写书是怎么回事的村民们解说道：

“任何人都可以写书，只要你愿意。写书就是讲故经（故事），比如东头喂头牯的老曹，焊煤油灯的小炉匠赵板刀，他两个人的故经都讲得很好。他们但若识字，把讲的故经写到纸上印成铅字，这就是写书。不懂的人以为写书很难，其实……”

费飞自以为揭穿了写书的谜底，伸长脖子抖着躯体哈哈大笑，笑声飘荡在小镇的上空。我听到他的话，吃了一惊。第二天下午，我去隔壁他住的地方，想听到他更多的见解。

他不在，窑门大敞着。我走进去，先是闻到窑里潮湿的气味，然后见桌上放着一本书，书名叫《鲁迅小说集》。我翻看了几页，里面有个名叫阿 Q 的愚人，摸了小尼姑的头，夜里睡不着觉。我感到有趣，手便有点痒了。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在这之前，我在村子里已有过一些偷瓜摸枣的经历。关于我手脚不干净的话，也时有传闻。所以，我竟没有多想，伸手便将这本书夹在我的衣服里面，匆匆逃走。

过了不几天，当我读完鲁迅的小说之后——也是因为费飞的启发——便自以为发现了写作的秘密。我在没用完的作文本上写成了我的“处女作”。故事的前身是我们队里的饲

养员老曹，三番五次给一匹基本上不再会怀驹的老马配种的事情。老实说，当初我并不怎么爱读书，也没想到要去当作家。我只是看中了作家可以潇洒的喝酒，可以花钱吃饭馆，以及日常戴着茶镜在田里悠悠闲逛的样子。我想，要能这样活着，也真不错。但我这人生来脸面薄，没直截了当地拜费飞为师，也没有当面将自己的拙作交给他看。

在他动身回城的那天下午，我趁他不在窑里，将一个纸包塞进他的行李卷里。与此同时，我听到镇革委会的喇叭里反复播送着关于作家费飞丢失了一本书的通知。通知说：

“作家同志要走了，谁拿了作家同志的书，赶快给作家同志送过去，作家同志有话说，他不会因为没打招呼而生气，只要赶快送去……”云云。

人们还不知道，我已将他的书包在一起，还给了他。为密封得严实，几乎用去一整瓶浆糊。事实证明我做得很对。回到城里他看见纸包，拆封时发现难度很大，这大大地感动了他。后来他对人们讲起发现我这棵“作家苗子”时，愉快地说：

“看到这小家伙这么认真，我立即便下了决心，准备采取更大的行动，不惜血本地将他培养成为一个作家。当天夜里，我便将文章逐字逐句地……”

我认为他的话有些夸大其辞，不过我还是得承认，费飞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了我的恩师。

不知过了多少日子，我将《鲁迅小说集》和自己写小说的事情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开始跟随着家人忙活着自己定婚的终身大事。女方是榆泉河的牛燕霞，一字不识，但针线活

做得特别好，尤其是纳袜底鞋底，村里十五岁的女子，谁也比不过她。所以没等我言语，便被急于减轻家务劳苦的母亲一眼相中了。我母亲对我爹说：

“多好个女子，那身条那脸面，一看就知是个炕头地头一把抓的人！话也不多，见人总是笑。这样的女子咱哪里挑？娶到家里，即刻便添一把干活的好手！”

当时我没反对。因为我已经稍稍醒世，知道婚姻是那种只有大人才能有的美事。再说，不管女人是谁，男人迟早都得结婚娶媳妇。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知为什么，不愿发表意见。

将要定婚的前夜，母亲在窑后面的大案上收拾着第二天请客用的菜蔬果品，我爹蹲在窑门槛上吸烟锅。我在麦场玩耍。这时候，马老四突然风风火火地赶来了。他手里拿来一个拆开的牛皮纸信封，张口便道：

“不得了了，咱锅山镇出下作家了！”

马老四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宣布说：

“是咱黑脸。”

黑脸是我的小名。

“谁氏？”爹疑惑，问他。

“一本书，”马老四抖着被人掏空的信皮，说，“里面装的有一本书，上头有咱黑脸的文章。写的是牛咋着了马咋着了，编得稀（很）圆。总之是写了咱锅山镇。”

我们锅山镇是个老镇，也是个小镇。那年月出门在外的人凤毛麟角，来往的信件寥寥无几。谁家来信，大家都很惊奇，像是从外星球寄来的一样，都纷纷前去打听，听听信上

说了外界的什么消息。有关拆别人信件是犯法的意识，在这里压根是不存在的。总之，大家过得像是一家人，你的信就是他的信，他的信也是你的信。现代人将这叫做信息共享。

寄给我的这封信先是邮递员老侯送到小学校里。学校打铃的张爱民立即下手拆开，后来又被语文教员张志忱老师看见，要了去，说要留下来读几天。

爹看看他，磕去烟灰，吹通了烟锅，摇着头说：

“不可能吧，上头落款是咱黑脸？”

“没问题，是咱黑脸。”马老四抖动着空信皮，百分之二百地肯定说，“上面写的是黑脸的大名，张孝来。张孝来不是咱黑脸是谁？世界上还能有多少个张孝来？即使有同名同姓的人，不寄给旁的张孝来，却咋寄给咱的张孝来了呢？”

父亲当天夜里赶到学校，从作家费飞的附言和《长河》杂志上的文章，证明了这件事的确是我干的。张志忱老师也为自己的学生成了作家而自豪，他说：

“没问题，是咱孝来，写的是咱镇西头光葫芦老曹喂头牯的事情。文章名字是《我们社里的小灰驴》。文字很清新，看来咱们孝来的确是动了一番脑子。”

我从麦场回来，听妈说到一些情况，心里七上八下，没琢磨透是怎么回事。只见父亲掂着烟锅拉长着脸走进门来。看他那模样，似乎我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等他说出话来，才知道他心里喜盈盈的。他在旧社会里出门贩卖牲口，是个有远见、懂大理的人。当天夜里，他决定终止我与牛燕霞的婚事。

他斩钉截铁地说：

“人家费老师在信里说了，咱娃是小作家。作家是什么？作家是出门挣钱的人。总不能给咱娃娶个不识字文的粗人吧！”

父亲说话算话。从此，他将我的婚事就撂下不管了。我将光棍一直打到三十老几上。后来若不是自己亲自出马，恐怕至今仍还是光杆一个。不过当时这事情说出来还是让我有些尴尬。村里人一旦提起，我就心跳得像奔马，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弄坏了。因为初闻文章其名，就觉摸有了问题。心里一直嘀咕，驴乎？马乎？还是非驴非马？

果不其然，一星期后，这本杂志终于传到我的手里，我一眼看见，这篇署名张孝来的小说，并不是我写的那篇东西。我写的马，费飞修改成了驴。当时我不明白费飞为什么要这样做，多年之后我才了解了费飞的意思，他是不愿学生和他出身等同。

不管怎么说吧，此后我开始徒享虚名。最起码在我还不怎么样的时候，村里便有许多人赞扬我，管我叫作家。只是我一听到这称呼，就掩饰不住的一阵脸红心跳。这样子使得我在与他人接触的初期，不经意便留一个谦虚憨厚的假象。其实人们哪里知道，作家这个冠冕堂皇的牌子起初对我，几乎是盗贼的称谓。我觉得这和偷瓜摸枣还算不上是一回事。偷瓜摸枣至少还有机灵和勇敢的成分，而这干脆什么也没有。尽管后来我不得不经过自己点灯熬油的努力，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自然也不排除跟随费飞学习掌握如何获取文学成功的各种常识和要领。但这事情的起因，也只有费飞和我，天知地知，他知我知。

说来也怪，我和我的恩师费飞，前后出名都和畜牲拉上了关系。这倒应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的老话；或许是费飞将写畜牲作为他写作的一个窍门传到我手里；或许还有另外的原因，比如来自上头的意思。

如今在西安市里，我终于混出模样。与那大名鼎鼎的程远之，成就显赫的柳文愈，风度翩翩的费飞，以及被文艺评论界誉为杂文圣手的闻念楚等等一班人马，同在社会大面上行走，同住在中国专门为作家和艺术家修盖的大楼里。大家一天到晚都在埋头写作，都是正正规规的作家。现在社会上许多人，没被国家承认，便胆大妄为自称作家。我认为那种人的脸皮，真是太厚。

我开头便说过，费飞每天到我家来一趟，有时还不无得意地看着我。他那慈祥的神态，真像是家乡的饲养员，无比惯爱地看着经他自己一番辛苦侍弄出的驹子。

是啊，我是他晚年的自豪。粉碎“四人帮”不久，我写的那本震动全国的书，书名不说大家恐怕也都晓得，就是那本获得过小说大奖，使我名噪一时的《县委书记日记》，里面自然也包含着他的心血。甚至费飞给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也常以此书作为他晚年工作的成果。其实那本书，现在看已经过时了。比如说写那位县委书记，一贯能坚持正确主张，顶着风险，开拓进取。现在看来，实在是虚假得可以。不过，它对我还是很有用。在文学圈里混事情，没有名声等于裸体出行。我如今的情况，这里有我最近的一张名片，较能说明一些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报告文学协会副会长

张孝来

(029) 672483

这一日下午，费飞又前来看我。我与他已经习惯了，他来我无所谓，走我亦无所谓，没有常人那迎来送往的客套。我埋头写稿。他抓着拐杖，坐在屋子一角的沙发上，默默地望着我。我利用眼角的余光，看见他两只手不安地扭着拐杖把柄，已经发自肺腑地干咳了好几声。我晓得他最近有些感冒，去过几趟医院，没在意。只听他轻轻地念说了我一声：

“张孝来你小子……”

“唔，”我头没抬，应声说，“怎么了？”

“你有功夫听我说话吗？”他说。

“这叫什么话？”

我说，说过之后笑起来。他望着我的书架，有些茫然。

我催促他道：

“什么话你说吧，我不写了，开始听你说话了。当然，我最希望听到的，是你的遗嘱。在遗嘱里，你一定得将你那几架子珍本图书赠送给我。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你老身体总是这么好，你晓得，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你说，我

该咋办？啊？”

他没笑。搁已往，他会以最富魅力的微笑回敬我。那姿态真的妙极了，像马一样，抖动一下脖颈上长鬃，然后以满意和欣悦的眼神，从高处往下，含情脉脉地看着你。要知道他的这种微笑，许多年来，曾经诱骗了无数个漂亮和不漂亮的女人。而在这一刻里，他没有笑。他沉沉地望着我的书架，继续扭动着手杖的把柄，叹着气，说：

“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个故事，我要告诉你一个从未听过的故事。”

“你别，千万别，”我说，“费老，千万别千万别，你留着，你留着，你知道干作家这一行的规矩，可以出让金银财宝，甚至于婆娘和情人，但唯一不能出让的是故事。你老留着，自个儿写，再说，你文字的功力是举世公认的！”

“不，我不是与你开玩笑，”他正色说道，“你不要一老以为我是和你开玩笑。也许我们二人以往太接近了，说起话来总没个正经，但今天不同。今天我想和你正经谈一谈。我给你谈出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痛快。说一句你不大愿听的话，讲给你听之前，我也有所想法，真担心你写它。不过我认真考虑了一通，知道你不会写。你写不了，真的，这我是深知的。以你的能力，这对你将是一个承受不起的负担。或者以我的感觉，目前还没有谁能去写它，真的。我只是对你说说而已。总之但要去写，那绝对得是一个吃了豹子胆的人。”

“有这么严重吗？”我稍稍有些吃惊，问他。

“的确这么严重。”他点点头，肯定地说。

我无语。

许多年来，第一次认真地看他的脸，他的表情。

费飞十多年前得过一次心脏病，那次差点要了他的命。此后多年他一直滴酒不沾。这时他要酒喝，原因一定很特别。我晓得，以他的个性，这是不可能制止的。

“好赖都有几瓶，你喝什么？茅台？”

“不，西凤，陕西人最终还是喝西凤的好。”

从他的这种说法里，我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

于是我忙吩咐妻子云萍，给他做了一顿手擀面条。云萍刚从班上回来，累得要死，开始有些不大情愿，但看我一再给她使着眼色，晓得这顿面条关系重大，也就不再说什么，绾起袖子和面。吃手擀面条，这竟是著名作家费飞一生的嗜好。

吃过饭，就着桌上的几盘凉菜，费飞一面饮酒一面言语，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他说话的时候，不间断扭动着他的拐杖的把柄。竟多亏那拐杖是产自锅山的老枣木，要搁别的什么木质，早被他激动时拧来拧去的重复动作给折腾坏了。他每抿一口酒，嘴里发出幽幽的声音，头跟着一晃一晃。脚底下也像在池边饮水的马匹一样，时不时地跺几下蹄子，将早些年在锅山镇的样子又恢复了上来。这模样我可是多年没见了！

他提到锅山镇的许多男人和女人，特别是提到饭馆老板田发河的婆娘王佳梅，一听她我便明白了。她细皮嫩面、弱不经风的模样儿，在镇子里名气很大。她还有个不太愿意让人公开叫的名字，妖精。这名字据说是她的老爸在她小的时候

候，看见宝贝女儿的生相妩媚，逗她玩时，喊她了一声：“来，小妖精！”不想他这一喊，旁边的婆媳下人们竟叫了起来，一叫多年。

很早以前，我便从村中好事者那里得知，费飞和她有过一场疯魔浪颠的折腾。迷信的老人也私下谣传，说王佳梅是狐狸精下世。那年月有人半夜看见狐狸从饭馆后墙头跳出来。费飞本人是让狐狸精勾引了一场，只他自己不清楚。

费飞拉开架子讲，有些忘乎所以。按道理他在锅山镇的底细，我亦有所耳闻。然而在他看来，似乎我并不知底，或是他认为他所经历的事情与我无关，或是他认为我干脆就不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他像是面对虚空的世界在讲话。有时我想插一句两句话进去，立刻便被他制止住。他不允许我对他的经历发表议论。这让我有点生气。

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讲述者，最起码为了掩饰自己品格缺陷时那种毫无道理的自我吹嘘，就让人极其反感。不过凭良心不能不承认，这竟是他这一生里，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向他生活过的这个世界，比较诚实地袒露心迹了。

费飞讲完后，天亮了。他如释重负，淡淡一笑，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不是回他六楼的住房里，而是直接出了楼门，外面有文联的车子，等着他去医院。我搀扶他上车时，文联的司机小毛在一旁朝我挤眉弄眼。他悄声说：

“嘿，老家伙，癌。”

小毛说罢，轻快利落地关上了车门。

费飞不知是不是得罪过小毛，但小毛那幸灾乐祸，一副

巴不得如此的样子还是很明显的。似乎在他看来，费飞此行，应该直接送进火葬场了。这也从侧面证实了，费飞与文联其他同事的关系一直紧张。

连日来我心情一直很沉重。不管怎么说，费飞快死了，他是我文学上的恩师。他是在知道自己病情之后才来找我的。他一五一十地诉说自己的经历，尽管他声言不要我写，实际他对我还是怀着巨大的期望。单从这一点，我很感激他。我是了解他的。难道不是吗？事已至此，我辜负谁，也不能辜负他不是？

不过回头一想，又不能不说老家伙害苦了我。起初便是他让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打肿脸充胖子，当了一个冒名作家。而今他又赶鸭子上架，让我替他写这篇我这种生性怯懦的人不能写好的故事。没有办法，就算栽他这里，或是命运赶的。

我竟这样推想，假如我那天背着草捆不在饭馆的凉棚下歇息，去羡慕他戴着茶镜喝酒时的熊样儿；假如我不去听他任何人都可以写书的谬论；假如我没有看到阿 Q 摸了小尼姑，偷窃了他那本《鲁迅小说集》；假如我不异想天开，在作文本上写那永远不可能发表的处女作；假如他不去留意我的拙作，将我培养成一个非驴非马的作家；假如他没来得及向我讲述，突然间得了脑溢血之类的快病一命呜呼；假如，我自己不受他的引诱……也许，我就不会遭受今天的这份罪孽了。

我在床上碾转反侧。终于一日，我拿起笔来，决心就费飞所谈的内容，并我的所见所闻乃至至于想象和推测，串缀起

来，构成一篇故事。好与不好悉听尊便了。反正我的职称，也只是国家的二级作家。这职称又常被人戏称为是“二流作家”，没有什么好顾虑的。写作之初，我给自己先立两条规矩：第一，我不能完全按照费飞的意思，写成他个人单纯的情感经历；一些敏感的地方，该简略就简略一些。我这人，费飞的说法，天生没吃过豹子胆。第二，在另外的方面，我将撒开手脚，真实一把；说不定我看到这个方面，意义或许更大。此刻我想，假如费飞真的从医院里活着出来，我还真不好意思这样做。

回想修改《县委书记日记》的时候，师徒二人坐在灯下，通宵达旦地讨论，如何既能够反映上头旨意，又能够反映人民的呼声，如何能对改革有指导意义，又能在当前不断涌现的优秀作品之上，再来个花样翻新。总之，我和他沆瀣一气，绞尽了脑汁。他揣摩故事的能力比我强，我下笔时候胆子比他大。我这个人有这个特点，就是不管好歹，三五个月便拿出一部稿子。他却不能够。据我所知，有一部长篇小说书稿，纠缠了他许多年，就是写不出来。越弄自己越没了信心。

修改到了深夜，妻子端来热气腾腾的面条，算是夜宵。费飞放下笔，摘下老花镜，像拽完磨子的牲口卸下眼罩，然后端起碗哈哈大笑，得意的目光在灯火和雾气里闪亮。小说改着改着，味道浓烈了，意思也出来了。虽然离事实远了一些，我倒是能想得通，全国成千上万的专业作家都这样干，我为什么不呢？说起来我的这个功名，也是在恩师费飞的指引下，这样争取来的。

我想，这一次，不再会有那样融洽的合作了。

不知我说的话，对也不对。此时，我只是向缪斯之神暗自祈祷，千万千万，不要让我对恩师费飞这样一流（级）的作家，构成攻击的嫌疑。